

## 沙 河詩選 (1996-2003)



### 【導 讀】

沙河（1946-），本名鄭澄泉，出生於檳城州大山腳鎮，祖籍廣東省朝陽縣，另以筆名「勿勿」寫極短篇。曾於東海岸從事攝影事業，一九九八年退休後定居檳城本島。作品曾獲星洲日報文學獎新詩推薦獎，著有詩集《魚的變奏曲》（2007）。本輯所選七首詩作皆出自《魚的變奏曲》。

從《大馬詩選》（1974）可以讀到沙河早期的都市詩創作，那是一種偏向台灣都市詩的原罪書寫，透過存在主義的批判視野，對都市空間進行掃描，不斷捕捉負面且冷硬的意象。這是極大多數沉溺於存在主義和都市原罪書寫的年輕詩人，共同的寫作策略。在充滿斷裂感、剛性十足的語言背後，詩人內在心靈與都市文明的深層對話受到很大的限制，字面上流動的盡是意圖明顯的符號。直到一九九〇年代，沙河再現詩壇，才突破這種都市詩創作的窠臼。對年輕詩人來說，都市常常淪為一個可以套用各種批判模式的對象，在歷經二十幾年的生活磨練之後，原本漂浮在字面上的術語或詞彙，已經獲得充分的沉澱，真實的生命閱歷，深化了詩人對都市文明的思考。本輯所選的沙河詩作，都是在退休前後幾年間的作品，從不同的位置回過頭來看自己高度參與過的都市，都市的身世已經和詩人的身世交融在一起，此刻下筆寫都市詩，出現的是另一種生命風景。前三首，看似與都市無關，

寫的是一種純粹的心境，但也只有脫離存在主義者所謂強調的黏滯感，以及各種理念先行的包袱，才能有如此寫意的手筆。〈刺青〉有大氣，詩句簡短而生猛有勁，意象鮮活且立體；〈風的行蹤〉敘述中的從容感，讓意象得以在思緒中流動，隨著節奏變化，境隨意轉，反映出主體心靈的自在。即將準備退休所寫的〈退休計畫〉和已經退休後才寫的〈一座庭園的想像〉則是兩首值得關注的都市詩，前者是「準退休」人士對未來生活的美好憧憬：「草擬一座悠然的山崗／在水之湄／以菊的藍圖 和清風對弈」，當然那是不可實現的烏托邦草案；後者是更為細緻、更高等級的烏托邦：「繪測師精巧的設計／在我腦中總是崩成一團虛線／我要的海水不夠藍／我要的天空不夠闊」，細節裡隱含著奢侈的渴望與自嘲、夢土與現實的落差。這兩首詩裡描述的生活品質，正是很多都市人一生的夢，反襯出現代都市生活空間裡的缺憾。這種寫法遠比殺氣騰騰的都市現象批判，更富有韻味。

張光達〈闡釋心靈空間／時間的生命黑箱——序沙河詩集《魚的變奏曲》，兼談馬華現代主義〉一文，對沙河的詩作有相當全面的評析，他特別從馬華現代主義詩潮的角度，展開有關沙河詩歌的討論：

作為一種文學思潮與文藝創作，馬華現代主義濫觴於上個世紀五〇年代末、六〇年代初期的馬華文壇，至六〇、七〇年代大放異彩。在這一波馬華現代（主義）文學運動中，現代詩無論是在語言表現或是形象思維方面，都是引領馬華現代文學邁向歷史性變革的主要文類。馬華現代詩人雖然在當時少有人提出現代主義理論或信條，但是在文學刊物《蕉風》及《南洋商報》的文藝副刊對歐美現代主義理論的大力引薦與推波助瀾，與馬華現代詩人群的積極響應、競相創作的氛圍之下，馬華現代主義就漸漸成

形，成了那個時期文壇一股新興的聲音，流風所及受到馬華詩人作家的廣泛注意，蓬勃發展的現象足以與馬華現實主義文學主流抗衡。

沙河六〇、七〇年代發表的詩，可謂是馬華現代詩的前驅，沙河作為馬華現代主義的前行代詩人之一，其詩作中對疏離主體的探討形塑，對存在主義心理的描繪刻劃，對象徵語言的繁複隱喻表現，對文化身份屬性的焦慮定位，對現實社會體制的婉轉批判，對語言文字形式的實驗試探，體現了現代主義精神和社會文化語境的辯證，透露出他對詩藝對生命所追求的方向，這一切也說明了他是馬華現代主義前驅的中堅分子。在這樣的一個脈絡裡，才能為沙河早期的詩找到定位，談馬華現代詩除了探討天狼星詩社同人或溫任平溫瑞安兄弟的現代文學成就，時間上應該推前十年，沙河及他同時代的前驅現代詩人的求新求變，異軍突起，而終於落實為創作實踐的「西化—現代主義」。的確，沙河那一代詩人寫詩數十年來，大多步履維艱，時代社會和現實政治的限制，主流文藝觀念的相左與非議，個人生活環境的輾轉多變，他們發表詩作或只因為對文學的熱誠，對創作理念的執着，他們為馬華文學提供了一個創新的可能，影響了後來的馬華文學現代主義作家的路向，為那個時代的馬華文學史添一新頁。

沙河寫詩數十年，曾經在八〇年代停筆一段時間，於九〇年代初重新執筆寫詩，質量俱佳，在在令人矚目，可謂九〇年代以來最出色的馬華前輩詩人。《魚的變奏曲》只收錄他近年的詩作，完全沒收入那些早期的作品。

基本上沙河近年的詩語言繼承早期現代主義的存在精神和象徵語言的基調，不同的是意象隱喻較以往節制，語言密度也較以往舒緩自如。沙河近期大部分的詩作以現代文明現象為思考的

語言形態，以都市生活切面為關懷中心旨趣，配合其一貫的都市文明與存在精神的觀察，表現出一種既擁抱又迷惘的心理狀態，充滿律動的語言節奏和表現技巧，成為他近年來詩創作的核心。在這些以都市為題材的詩作中，沙河對都市的敘述描繪有批評也有擁抱，有對都市整體景觀的切入觀察，也有對城市局部的生活體驗和地方志書寫，因此沙河的都市書寫往往與生活現象的感受或地方的情感結構有著極大的關聯，而不陷入簡化的城鄉對立或人性 v. s. 物欲的二分法書寫模式。沙河上述詩作的語言趨向冷靜中立的價值觀，冷漠的都市感，對都市文明的反思辯證與體驗擁抱，對鬱悶衰頹的生命展開對話，對人性存在的冷漠疏離與熱情探究形成一種知性語言的呈現，透過詩人的現代視角在詩句中的反覆辯證，在冷漠陰鬱的語言基調和思維間有哲理化的意識縱深。這個理解都市文明、感受生活現實的書寫模式，當然是在現代主義的語言基礎上來開展其美學視野，打通現代感與生命省思的聯繫，因此他的創作表現與思考範圍，緊扣着現代人的生存議題和心靈探索，往往能夠捕捉到喧囂都會中一些令人悸動的片斷。

另一方面，沙河部分的詩作透過對現代文明與人性欲望的辯證反思，緊扣社會現實事件，以精煉富含象徵隱喻的語言形式，穿透現象表層，深入主體的心理意識與存在精神狀態內，進行細膩的觀察剖析，有時詩人會自覺或不自覺的深陷耽溺事件其中，這個傾向造成詩人對人性欲望或物質現象駐足流連，感同身受而顯露出一種陰鬱頹廢的美學語言，在他對都市文明與人性欲望層層遞進的思考探問框架內，與不經意流露擁抱的感官戀物面向，兩者看似有所抵觸，但最終在詩人現代視角與象徵隱喻的語言操作下，居然能夠從矛盾分裂的敘述中做到融合貫通。

思考生命與死亡的辯證，一直是存在主義的重大命題，面對生命的點滴流逝，也就是死亡在日常生活中的無所不在，一種緩慢而逼近的焦慮感覺油然而生，生命的流逝也就是時間的流失，因此對沙河來說，一個時間的片斷，或是一個片斷的時光，看似飄渺虛無的思緒或感覺，任憑這個感覺或思緒化為強烈的焦慮孤絕、不安苦悶，但總已是生命體驗的一部分，死亡在其中剎那浮現如影隨形，見出詩人對人主體存在的矛盾荒謬情境的思索。書寫時間的流失因此成了沙河詩中一個重要的母題，無論題材是都市生活或個人情感，幾乎整部詩集的詩都在處理這個時間命題，分別只是詩人如何敘述時間的方式，如何化抽象的時間流逝為具體可感（動）的空間意象。在沙河思考時間的大部分詩作裡，敘事節奏都頗為緩慢遲疑，這個舒緩的時間描述，隨時間的推移而得以讓詩人的視象敘述停留在某些生活事物上，除了寫出時間之流中、生活感受中一些容易讓人忽略的動人事物，更重要的是放緩詩的節奏，企圖把抽象的時間描述轉入現實生活的敘事氛圍，落實於具體可觸的空間——河上冥想、古宅、橫越東西大道、古渡夕陽斜、禁煙區、窗景、短調、在廢墟中觀天象，以此時間空間化的手法來建構詩人文本的空間內容，因此具備了虛實交替的意境美學，詩人的時間思維也因此在本中呼之欲出，而不至流於抽象空洞的時間概念化書寫模式。在流動的時間、流逝的生命的描述中顯現詩人細微的心思，空間場景與空間意象的書寫想像看似隱沒時間的痕跡，實則在於凸顯時間之流中生命與死亡的辯證意義。

時間之流往往依靠一個空間化的場景處理手法來呈現，這個時間流失則依靠詩中緩慢節奏的生活細節描述，時間空間的推移則利用一種緩慢鏡頭移動的視覺效果來呈現。沙河的攝影人職業

的身份，使他在多首詩中得以敏銳地運用這個攝影鏡頭的手法來結合語言節奏的開展與空間場景的置換，和諧地創造出場景空間的時間調度共存關係，在詩的形式設計上可以達到一種流動而遲緩的詩意氛圍，一種張力開展與憂鬱收攏的矛盾美學效果，可說是在沙河的都市思考與現代視角上形成對話的一大動力。在這裡詩人對視覺性力量和現代技術操作的純熟習性，促使他有意識或無意識，都市思考的議題被技術化為一連串攝影鏡頭的置換排比的視覺形式出現。這個移動鏡頭通過連續然而卻遲緩的視覺構圖，同時在某種距離上保持了時間和空間的連續性，展示了敘述主體的敘事角度之主導地位。透過這個電影鏡頭的拍攝手法的巧妙利用，視覺角度和敘述主體的完美配合，提供給讀者一個審美形象的結合和自身感受的主體欲望，把正在閱讀詩句的讀者和詩中的敘事同步納入一個時間連續性的氛圍裡，靠的是鏡頭的不斷移動（或凝止）的空間化處理。這個結合鏡頭推移與語言視角的處理手法生動地創造出時間的流失，先天上總已是充滿生命的流逝、流離、遺失狀態，以及一種渴望記憶、反覆哀悼的欲望，這種時間失落、空間回憶／記取的敘述模式當然得自現代主義所強調的廢墟美學，企圖在透視歷史時間的廢墟中宣告一個荒涼的未來。

## 刺 青 (1996)

和我有肌膚之親的  
一尾青龍  
被鎖在胸骨間  
見首不見尾  
我以動脈為之點睛  
以靜脈疏通它之經絡  
憤怒的觸鬚  
蘊藏在淡淡的雲層  
一聲長吟  
沉伏在胸肌千層的  
波濤

我的左臂是一塊久經風霜的岩石  
棲息了一隻昂首的蒼鷹  
不安的翅膀撐起  
叛逆的肩膀  
卻飛不出  
這咫尺的天涯

右臂的錦鯉躍不過  
龍門  
腹部的仙人掌

得了嚴重的憂鬱症  
而我的腦部  
紋住了某種  
千年的僵局。



## 風的行蹤 (1996)

在瘦削的竹林裡流連忘返的

一抹夕陽

憑吊著紙鳶高掛的殘肢

傷感著潮濕的氣溫

無骨的手勢

婆娑出一絲寒意

我可以溫柔如詩

我可以呵氣如情人

我可以從一則傳奇中醒來

在子夜薄倖的簫聲裡

去探看

輕紗緯內

晃動的燭光

誓約的心跳 無法成眠

明日上京路的風沙

必然遙遠且淒迷

我可以浪漫如遊俠

我可以輕柔如叮嚀

我可以在天際

醉臥在歸鳥的倦翅上

牧著雲

在白帆的弧度下轉述水手的故事  
在水影的側光裡雕塑粼粼的魚紋  
或繞過孤獨的山峰  
在禪坐的松林內 聆聽  
隱隱的濤聲  
我可以樸實如農莊的一縷炊煙  
我可以百般無聊如簷下的風鈴  
我是嚴寒天候的一把利刀  
我是千哩大漠的迷茫視野  
我是龍  
我是劫後的狼藉  
唉 我粗暴的個性  
卻能伴你在小小的斗室  
輕輕地翻閱一紙柔情。

暈 —— 給母親的信 (1996)

那時候  
灰色的雲層很厚  
就像您用了經年的棉被  
單人床的耐性  
承受著不可預卜的日子  
沒有張力的灰色版圖上  
靜脈交纏著動脈  
點數著  
針孔和毛細管爭奪位置  
（您堅持醒著  
雖然很暈）

那時候  
沁人的霧氣很濃  
孩子們都來了  
提著燈  
盼望風的轉向  
龐然的黑暗  
堅固如牆  
孩子們是在您的搖籃曲中長大  
如今是異鄉的樹  
萌芽自您手中撒出的種子

（您堅持醒著  
雖然很暈）

那時候  
深夜的螢火開始明滅  
黑色的癩  
侵蝕您的感覺  
痕裂的鏡子裡  
一條河流開始啜泣  
風向沒轉  
孩子們的燈熄滅了  
（還堅持些什麼？  
天色已經很暈很暈）

## 退休計畫 (1996)

草擬一座悠然的山崗  
在水之湄  
以菊的藍圖 和清風對弈  
飲雨的少年不再  
憤怒的青年不再  
中年的投影  
惆悵如一張安樂椅  
向晚 焚起一盅書香  
酣睡在繆思懷中  
遠處城中風雨不歇  
軌跡和鏽  
像一隻無鑰的鎖  
塵封了年歲的巨門  
此刻  
我巍峨如星座  
閱盡人間萬家燈火

草擬一際無界的天空  
讓一朵淡泊的雲  
把胸懷中的版圖  
擴張。

## 趕在日落之前 ——橫越東西大道 (1996)

過了最後的驛站  
車子在山色和暮色之間  
選擇一種傾斜的哲學  
裡程表印證著一段  
由西向東的離情  
在曲曲折折的綠色  
和迴迴轉轉的風塵中  
咱們是故鄉的一聲叮嚀

在日落之前  
咱們必須曬乾自己的身影  
滿山的淒迷或許是  
群蝶遺落的  
灑脫 一路過去  
咱們生怕驚動打盹的  
山巒  
悄悄地追隨一行孤獨的腳印  
而山的陰面是咱們胸膛間的  
胎記  
自斷臍隱痛至今

一路過去

一排瀑布遠遠地呼喚咱們的名字  
在小心野象的路標下。

## 公寓 97 (1999)

五樓三號室的陽光  
惰性地  
分析著理性的塵埃  
從門縫可以瞥見  
一種執拗的漆色  
鮮明地雕在傢俱上  
一疋一千方呎的布料  
除了縫就一件稍見體面的禮服  
只能將就兩套狹窄的睡衣  
曬書的地方  
飼養著一隻饒舌的電腦  
和滿樹過了食用期的文字罐頭  
蠹的離間  
使書和書  
互相猜忌  
（壓彎手臂的三十冊百科全書  
已瘦身成一張光碟）

露臺不見仙人掌盤踞  
起居室沒有熱帶魚落籍  
貧血的牆壁缺少一兩聲詠歎  
日子粗茶淡飯



咳幾聲清瘦的回音  
相伴品嚐夕陽的茶色  
推窗迎進嘩然的蒼翠  
不遠的海湄憩睡如襁褓的搖籃

昨夜挑燈的一則傳奇  
伏在床沿  
等待最先晨起的一滴露意  
把守夜的廊燈擰息。

## 一座庭院的構想圖 (2003)

繪測師精巧的設計  
在我腦中總是崩成一團虛線  
我要的海水不夠藍  
我要的天空不夠闊  
足底下的泥土  
沒有家鄉應有的溫馨  
還有那棵合抱的尤加利樹  
少畫了幾滴鳥鳴

必須沿著海湄物色  
尋找一片可以盛得住  
閑情逸致的版圖  
在水波刺眼的炎午  
砂礫都說著同一種語言  
鵝卵石和貝殼  
朗誦每一雙晴朗的眼睛  
有必要緩緩攤開草圖  
雕琢星座的雛型  
與海濤和沙灘為鄰  
即使有夜晚的季候風  
在我的骨子裡呻吟

再有一座綠得沉醉的山崗撐腰  
曠野的音符  
蛻化成晶瑩的露珠  
懸掛在野花和矮櫬之間  
隱士松的一小片蔭涼  
足以庇住這不羈的遐思

有一間綠屋可以囚住陽光  
讓入定的盆栽參禪  
而胡姬和山茶  
在色譜和光暈內擇定  
各自的處世哲學

午時是煮茶焚詩的良辰  
焚完五絕七律  
再焚一首不修邊幅的現代詩  
東籬不種菊  
只聽紫色的音樂  
在牽牛花的藤蔓間  
乍隱乍現

假山始終是假山  
溪流卻是一道可以回溯記憶的  
廊道  
流水緩緩如日子  
生活卻是水上的飄零

古典的殷紅  
緊緊牽住了小橋的兩岸

讓兩三小童的嬉戲聲  
嗤破這大理石的靜瑟  
當苔蘚也是一種裝飾  
滿窗夕照便成了耀眼的鑽石  
向晚  
遍地芥絨草都有倦意了  
而我的鼾聲  
被夾入那部長篇小說的  
某一頁。